

总第七十一十二期

名
师
讲
坛

四川人民出版社

龍門集

总第七至十二期

一九八三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龙门阵 **(合订本 7—12期)**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7.5 字数 810千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书号：17116·80 定价：2.50元

龍門海

总第七期

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四川人民出版社

龙门阵

1982年第1辑
(总第七辑)

双月刊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152号

《龙门阵》小序	张秀熟	1
碑官野史		
“再见”风波		
——张作霖趣闻	卢凤阁口述 胡麟生整理	4
袁世凯毒杀赵秉钧	申若	9
赵尔丰挨刀记	奋斋	11
光绪年间假光绪	席尚之	32
人物志		
陈毅轶事(续)	陈凤兮	35
赵藩与武侯祠对联	林彬	44
“怪物”刘师亮外传	钟茂煊	45
神童子与满天飞	杨槐	65
农民起义英雄谱		
巴山老林		
——《白莲女杰》第四章	蒋维明	71
谈古论今		
娄师德其人	辛辰	89
梨园拾零		
东方“卓别林”		
——四川第一颗电影明星周空空	孙由美	92

书学究笔记、诗话

- 索郎有顾 伊人与 97
按酒 情斋 99

山歌简竹枝

- 旧上海竹枝词 顾承甫 编 101

笑 林

- 煞费苦心的评语（共五则） 章泉 魏常福等 103

鸿爪留痕

- 恍闻昔日读书声——李白故里行 文殊 107
古迹（五首） 周君连 110
青城山杂咏 陶道恕 111
泰山极顶石（外二首） 果上泉 113

对联丛话

- 革命对联 张过 编录 114

风情画

- 眼睛的节日 廉正祥 116

风土志

- 徐霞客笔下的鸡足山 杨美清 121

新聊斋

- 捞油锅 傅铭 125

动物趣闻

- 爱的壮举 李门 129

探艺录

- 留给读者去想象 赵志祥 131

- 记庞石帚先生谈李白《菩萨蛮》的真伪问题 魏炳若 133

读者·作者·编者

- 愿它发展、日新、长寿 本刊编辑部 140

补白七则 封面题字 余中英 封画设计 夏大正

《龙门阵》小序

张秀熟

编者按：

这篇小序，曾发表于《龙门阵》丛刊第一辑。小序对龙门阵的普遍性、范围、内容、意义和作用，都作了精辟而深刻的阐发，是

一篇很好的文章。现趁《龙门阵》从1982年元月起定为双月刊，交邮局全国公开发行之际，再次刊出，以代改刊后的发刊词。

作为《龙门阵》的序，还是摆一摆龙门阵吧！

一天，座上来了两个客，一个老者，一个少者。我问老者：“最近又写了些什么？”他说：“写了一点关于张献忠的轶事。有种丛书叫《龙门阵》，快要出版，被索取去了。”少者似乎听了很是惋惜，向老者说：“先生的作品，怎么会让《龙门阵》发表呢？”话遂寂然。

仅隔一天，四川人民出版社来了一位同志，果然谈到《龙门阵》，并且再四请求我为之写一篇序言。我非常怕写文章，边听边是推辞。但后来终于答应了。一则感到这是我省出版界同志们大胆解放思想，冲破旧藩篱，值得予以支持。二则想起昨天所遇青年的见解，需要来一个争鸣。三则我忽然发生一种警觉：一生何曾离开过龙门阵，但对龙门阵却还不曾作过认识，真有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借这个机会，也正好把“龙门阵”认识一番了。

事物一经探讨，道理都是无穷。

我第一个认识到的：龙门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惊人的普遍性。只要两个能互通语言的人在一起，就有龙门阵。而且它还是构成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城市农村、不论是飞天航海，不论是广厦高楼，不论是竹屋茅舍，龙门阵普遍到任何一个角落。不论男女老少，劳心劳力，文化高低，职业种类，龙门阵普遍到任何一个人。或则车笠旧侣，或则萍水相逢，机缘偶合，有心无心，触景生情，话发天籁，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烟云，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

我第二个认识到的，龙门阵所涉及的范围是多么广阔，所触及的内容是多么深刻丰富。婴儿还在襁褓，母亲催眠便哼哼“小宝宝”、“萤火虫”。渐渐稍有知识，便要老祖母摆摆“红鸡公”、“熊家婆”。随着年龄稍长，就要听神仙、鬼怪、战斗、惊险，“哪吒闹海”、“嫦娥奔月”就或为好题材，儿童辨日连孔丘也不能答对。到了青年，事物接触面愈广阔，愈要求探寻真理。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地水火风，飞潜动植，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古往今来，人情世态，乃至文化科学，工艺美术，板桥流水，古寺颓垣，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无一不是龙门阵的谈资。又正因为摆的是龙门阵，可以无拘无束，抒玄想，发冥思，窃窃私语，娓娓清谈；百家同异，自抒我见；上天下地，各展胸怀。尽管《春秋》早经笔削，还须重新正确评价古人；但问经济执行效果，不妨泛论政策利弊得失。正因为这样，古今人谁不从龙门阵增广一些知识，谁不从龙门阵打开几许心窍，谁不从龙门阵得到一些有形无形的教益。

我第三个认识到的：龙门阵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正是因为是“龙门阵”。它不是法堂讲经，它不是课堂说教，它不是宣传讲演，它不是预定了一个调子制定了些条条框框，它不是阐发一

个经典教条空谈理论，它更不是什么辩论会、学术会要分一个高低，作一个结论。因此，不管什么样的龙门阵，都无任何固定形式，聚散来自偶合，交谈出于兴会，唯其心无顾虑，就真能做到畅所欲言，唯其胸无预谋，就容易摊开心里真话。赞成反对，喜怒哀乐，观点立场，正确错误，内心深处平时讳莫如深的思想感情，每在龙门阵中自动地有意无意泄发出来，或浇却块垒，或呼吁将伯（《毛诗》将伯助予），这真是龙门阵特有的功效。而且旷观今古，在人与人纷争中，国与国对立中，每有箭在弦上，机触即发，已非口舌雌黄所能争，已非是非曲直所能辨。而若洞察敌情，抓紧时机，双方敞明立场，灵活由我运用，一席安详对话，几度亲切密谈，就可转吴越为同舟，化干戈为玉帛，缓和当前之危机，转变世界之局面，这是最高度的政治艺术，周恩来总理于此前无古人！

中国民族，自来就有善摆龙门阵、善用龙门阵的优良传统。《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之所记录，《史记》、《汉书》以降，直到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稗官野史之所采集，畅谈龙门阵，世界有谁能抗衡？孔丘道貌岩岩，而三四弟子谈心，独许曾晰暮春旅游、沿沂风雩的一段佳话。孟轲最善编故事，把舜弟象阴谋杀兄夺嫂描绘得眉目传神，还又附加一段子产受骗，陶陶然乐得“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管这是否合乎艺术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但在当时却也对他的门弟子万章之徒起了教育作用。

不要小视龙门阵！世间许多大道理正寄寓在许多小情节之中！

一九八〇年八月

再见——风波

张作霖趣闻



卢凤阁口述 胡麟生整理

张作霖是旧中国“绿林”出身的大军阀中的一个。他不仅当了十多年的“东北王”，而且逐鹿中原，爬上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的宝座。我在东北军混了十多年，特别是起初在张学良警卫的时候，我们手枪队（后扩编为卫队旅）中，有不少“老帅”的老卫士编在一起，耳闻目睹张作霖的轶闻趣事很多。现就记忆所及，择未见于其他书刊者，补记数则如下：

“再见”风波

张作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原来一字不识，后来官做大了，要看公文、批公文，才逼着学文化。先学“画行”。
“画行”是什么呢？就是旧社会官场办公文，都是由秘书拟稿，主官审批，如果同意，就在上面画个“行”字。为什么说是画呢？因为过去当大官的

人，对这个“行”字都非常考究，不但要写得有力，写得好看，而且要别人假不倒。说是画，也确实是画，一般有“虎头行”、“白鹤行”、“竹叶行”三种，就是把“行”字画来和这三种东西相象。张作霖的“行”字，也

练得很好，刚健有神，根本不象个文盲大老粗写的。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经常到张作霖处暗谈，告别时常用中国话说：“谢谢”。张作霖心想，自己也应该用日本话说声“再见”才是，便叫翻译官教他几句日本常用语。翻译官教他说：“阿里牙斗”是谢谢；“撒约那拉提”是再见；“巴个押路”是马、鹿、虎、狼，骂人——禽兽、混蛋。张作霖都记住了。不过最顺口的是“巴个押路”。他也常常常用这句日语来骂自己的佣人。一天日本总领事又来会晤，张作霖送他到台阶上，日本总领事又说“谢谢”，张作霖一听机会到了，赶忙想用日语说声“再见”，岂知脱口而出的却是“巴个押路，巴个押路”，连说了两遍，张作霖自以为很得体，但日本总领事听了却很惊讶，他快快地回了领事馆，心里老是放不下，不知甚么事得罪了张大帅，临走时连骂他两句“禽兽、混蛋”。如果不能解释清楚，以后的事就不好办。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张作霖的翻译官，央求他询问一下，张作霖为甚么骂他？翻译官向张说了，张起初说是没有骂过，继而一想，当时确是用的“巴个押路”。便叫翻译官转达日本总领事，他当时是想用日语说“再见”，哪知道忙了，说走了嘴，把“撒约那拉提”说成“巴个押路”了，这句错话他撤销，并向日本总领事表示歉意。他说：“妈拉巴子的，今后我再也不说日本话了！”

照例办事

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从旅大经沈阳，直达长春，按过去不平等条约规定，这条路的两侧若干距离内，都有它取土、取燃料、搞建筑的特权，称为附属区。特别是沈阳车站，附属区占地很多，范围很大，几与市区相等，形同一个租界。它不但有市街、商店、旅馆、学校等，而且还有它自己的兵营、和警察派出所等，中国人进去也要受它的管理。一九二〇年，有一次一个中国兵进去，不知何故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竟被日本人打死了。日方用外交方式通知中国当局，只叫去领尸，并不表歉意。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驻沈阳交涉署，把这件事的原委报告了张作霖，张指示交涉署要据理力争，要日方赔损失，表歉意，并保证以后再不出人命事故。但日方态度蛮横，只承认给20元作烧埋费，不道歉，不作任何保证。交涉署又向张汇报了，张作霖说：“算了吧，有了先例就好办了。”交涉署的人员一走，张作霖就打电话给宪兵司令陈兴亚，把他叫到大帅府，告诉他：“我们有个兵，在附属区被日本

人打死了，经交涉署据理交涉，日方仅承认赔烧埋费20元，不道歉，也不作任何保证。现在你回去告诉你们宪兵，在执勤时，如发现有日本兵携带武器，在市区肇事者，只要罪证确凿，就给我开枪打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你们尽管去干。”陈兴亚知道张作霖的口头命令，就是铁板一块，说了你就得照办。那时候的日本兵，每逢假日三三两两，腰佩刺刀漫步中国市区街头，对于交通车辆，走路行人，总是让也不让，令人头痛。特别是在饭馆喝了酒后，更显出一副征服者姿态，中国宪兵不敢管。自从陈司令宣布了张大帅的命令，每个宪兵有了上级指示，就不怕日本兵了。一次有两个日本兵喝醉了，在街上闹事，抽出刺刀刺死了一个中国人，宪兵制止不听，反持刀相向。宪兵开枪将两个闹事的日本兵当场打死。陈兴亚立即将经过报告张作霖，张便叫交涉署的人来，指示他说：“日本兵携带武器，在中国市区杀人，不服中国宪兵制止，反向宪兵行凶，宪兵为了自卫，开枪将两个日本兵打死。你们交涉署可以通知日方领事，并根据上次日本人打死中国兵，赔烧埋费20元的先例，这次中国人死了一个，日本兵死了两个，补给日方烧埋费20元。希望今后日方士兵，勿携带武器进入中国市区，以免同样事故重演。你们就这样去和日方交涉吧。”这次交涉很顺利，日本人自己开的先例，也不好再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以后，日本兵在市区横行霸道的事，就大大地减少了。

贏來个大兵工厂

沈阳大东边门外的东北兵工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工厂，占地一万亩，机器八九千台。从第一个锻造车间进材料，到最后一个车间，枪炮成形，子弹装箱出来，全部过程都是机械化操作。我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曾到该厂参观，整整一天才将这些车间走完。这个厂为什么会办得这样大？东北军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这是贏來的大兵工厂”。

原来沈阳只有一个修械所，后来随着张作霖的势力日渐扩大，又在日本添购了一些机器，办成了一个小型兵工厂。一九一八年张作霖当了东三省巡阅使，正式成了“东北王”后，野心更大了，便想把这个厂扩大到河南巩县兵工厂那样的规模，估计约需五十万元购置机器。适逢德国因战败后，受《凡尔赛条约》限制，不能生产武器，故将克虏伯等各兵工厂机器拆卸出售，正委托荷兰在上海登报标卖。张作霖见报大喜，即派兵工厂长韩麟春，

率一位机械工程师前往上海，由官银号汇款五十万元，投标购买。

他们到了上海，住进一家豪华饭店。饭店里的人，看见这两位东北膀子很阔绰，手边很有钱，就引诱他们上轮盘赌去大赌起来。二人赌运不佳，屡战屡败，竟将买机器之款输去大半。二人心焦如焚，欲罢不能，只有本着屡败屡战的“大无畏精神”，继续赌去。只说捞来凑起，谁知输来网起，五十万元全光了。怎么办呢？向张作霖认错求援吗？又怕张发怒降罪；不向张说吗？把买机器的大事误了，更将吃罪不起。最后还是韩麟春较有胆识，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委，“后悔莫及，本欲跳黄浦江自杀，又恐耽误了买机器的大事。请速再汇机器款五十万元，将机器买妥即回沈阳请罪，万死不辞！”

张作霖见此信后，勃然大怒，骂道：“妈拉巴子的，孬种！输了就输了嘛，要寻短见！”立即找军需处长来，吩咐道：“给上海买机器的人汇一百万元去，注明我指示的：一半捞本；一半买机器，买好就回来，莫再耽搁了。”

住上海的这两位采购员，正在进退维谷，生死难卜的时候，忽然收到这笔汇款，真是喜从天降。当看到注明一半作捞本用时，二人更是勇气百倍，重上赌场。这下可与上次不同，是奉了“圣旨”来赌的了，真正做到了无所畏惧，赌的门道也比较熟了，赌运亨通，连赌连胜，竟超过本钱四倍多。二人为了感恩不罪，全部用来买了机器，超出预定规模几倍，使沈阳兵工厂成了“中国的克虏伯”。所以说是“赢来的大兵工厂”。

冯德麟大闹元帅府

冯德麟，原名冯麟阁，是东北的巨匪，张作霖的把兄。张作霖受招安时，是冯领的街。嗣后冯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张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张青云直上，步步登高，直到当了陆海军大元帅，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冯则江河日下，着着落后，最后当了个守陵寝的都统，不久机构撤销，就成了光杆老百姓。

冯德麟有一副大鸦片烟瘾，不论到哪里去也离不开烟灯，非随身带着不行。一九二四年热河种鸦片，奉天禁鸦片，火车到站，宪兵便来检查。在车上查出带鸦片者，抽签处死刑，即十个鸦片犯抽签，中签的二名处死。所以带鸦片的，都是既秘密又害怕，但是这位冯德麟冯大爷，却仗恃他与张

大帅情同手足，毫不在乎，公开拿着烟具走出车厢。宪兵问他：“拿的甚么？”冯说：“烟灯，你问它干啥？”宪兵不认识他，大声说：“这是犯法的，不行，你跟我走！”冯也不多说话，便跟着走。走到大帅府门前，门上的人都认识冯，冯便直往内走。宪兵见势头不对，转身折回，冯大声喊道：“不许走，咱们打官司。”宪兵只得站住。只听冯大嚷大叫起来：“老弟啊，咱们丢人啦！被你们宪兵抓了烟灯，我来认罪了！”张作霖闻声出来，一看是冯德麟，连忙下阶相迎，并问：“什么人得罪大哥了，真是该死！”冯大爷说：“我抽大烟都抽不成了，甚么犯法？这是谁定的？难道我冯德麟就连一点抽大烟的自由都没有了吗？官就是你们做，法也就是由你们定了吗？好！你们就定罪吧。”冯大爷越说越生气。张作霖越劝，他嗓门越高。张作霖高喊：“来人！快去把宪兵司令给我找来，当面给冯大爷道歉，把这个瞎眼睛的宪兵，当着冯大爷面前给我打三十军棍。快去！”不多会，宪兵司令常荫槐来了，当面向冯大爷道了歉，又把这个宪兵打了三十军棍。冯大爷才气冲冲地回家过瘾去了。张作霖拿出十元钱来，交给常荫槐，叫他奖赏那宪兵，以后还是要认真检查，不能因为这次挨了军棍，以后就不认真执行任务了。

自买自卖

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倒戈占领了新民屯，沈阳指日可下。张作霖准备全家逃往旅顺，财物都已运到附属区。这时日本总领事吉田茂乘机向张提出条件，只要张答应日本修通吉（林）会（宁）铁路等五项要求，他保证不让倒戈军进沈阳，并把它消灭掉。张作霖为了挽救危局，当时口头上答应了。等到郭松龄失败，张作霖转危为安，日方便要张正式签约。张又顾虑“丧权辱国”的舆论指责，一再推拖。日本催逼甚紧，张乃想出一条妙计。叫人把沈阳商界名流李墨涵、社会头头祖宪廷二人请到大帅府来，向他们说明了日本逼他签约，他不愿签的情由，要求他们发动民众支持他。李、祖二人来等他说出支持办法便满口应承说：“只要大帅表示坚决不签，我们一定坚决支持。”张问：“你们打算怎样支持？”二人不约而同的答道：“发动各机关团体，通电拥护大帅的爱国立场，这件事包在我二人身上。”张作霖笑了一笑说道：“那怎么行呢？话是我说出去的，不能由我收回。我要推，须得有个借口。我要你们支持我，不是要你们拥护我，而是要你们反对我、骂我。”二人听了颇为诧异。张见二人疑惑，又说道：

（下转34页）



申 爵

袁世凯师法齐侯杀公子彭生的伎俩，因刺杀宋教仁一案循环连杀五人，手段阴鸷而又卑鄙。

袁当时恨宋教仁入骨（孙中山出国，宋主持国民党），以刺宋事谋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托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勾结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应又指使他手下一个名武士英的退伍军人，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应袁世凯“邀商国是”的机会由上海北上时，以手枪阻击宋于上海火车站上。

武刺宋后，当场脱逃。两天后，上海当局根据得到的线

索，将应桂馨捕获，武也落网。一个月后，武突然死于狱中。死因不明，实际是袁为了灭口而害死的第一个人。

应在狱中住了一个时期，被他手下党羽救出，避居青岛。后来，赵秉钧秉承袁的意旨，叫应来到北京。据说，袁起初还没有对应下毒手的决心，想对他加以笼络。但赵、洪在事前曾答应送十万元作酬劳金，应这时坚决要求兑现。袁感到这个流氓头子并不能俯首帖耳受他指使，怕迟早要泄他的底，就派遣侦探郝占一又将应刺死于京津车上。

郝刺死应后，不能守口如瓶，反而到处吹牛。袁引以为患，授意陆建章把郝调到陕西，将郝也杀死。

最后，袁又对赵秉钧心怀猜忌，将赵也毒死。

这时，赵已经不担任国务总理，正在做直隶都督。据赵的心腹刘某之子刘松庵事后追述：有一天，袁忽然派人送赵丸药两粒，对赵说：“总统听说宫保有病，送药来。”

赵听后大吃一惊说：“我没有病！”

来人道：“没有病也要吃药！”说时声色俱厉，并从腰下抽出手枪相向。

赵知道难逃毒手，仓惶四顾，喊道：“你们拿水来，让我送药。”这时，赵还存万一希望，期待左右有健儿出面相救。

来人又从腰下拿了一个水壶出来，说道：“水已经备好了。”直等赵吞下丸药后，才扬长而去。

赵服药后，急派人叫刘某来托以后事。赵死后，袁因刘某并未参预刺宋案的机密，授

意后任直隶都督安插以暗差美缺，终老其身。

计袁除刺杀宋外，又循环杀死武士英、应桂馨、郝占一、赵秉钧四人，共杀五人之多。其手段不能不说极毒辣之能事了。当时，袁放过的只有一个洪述祖。洪在青岛躲了多年，后来化名到上海，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捉住，终于被处绞刑，死于司法部狱中。

在刺宋案后，袁还千方百计掩饰真相，布置疑阵，而实际上天机早已泄露，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于式枚（字晦若）曾为这件事填了《浣溪沙》词一首：

跌足捶胸哭遁初，装腔作势
骂施愚。当时跑熟阮忠枢。
造意杀人洪述祖，闭门立宪
李家驹。算来总统是区区。

还有一说是：赵秉钧之受袁猜忌，不单是因为刺宋案，而是早就伏因于袁东山再起、入京组阁之时。当时袁在彰德，动身入京前，谋士云集，共商大计。赵在众谋士中是袁最亲信的人。袁特地邀请赵进卧室密谈，谋取消而代之的策